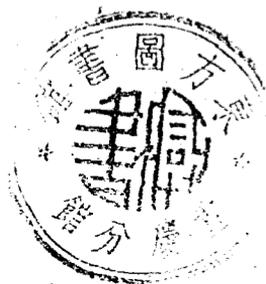


老 分 子 釋

陳 夢 家 著



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

老 子 分 釋

陳 夢 家 著



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

目錄

一	常	一
二	玄	五
三	玄化	八
四	玄同	〇
五	混	二
六	樸	四
七	順	六
八	有無	七
九	母	一
十	道	三



十一 德	二六
十二 始主	二六
十三 不恃	三一
十四 名爭	三一
十五 言	三八
十六 天地 萬物 天下	四二
十七 衆甫	四七
十八 式法 自然 象	四九
十九 氣	五五
二十 命	六〇
二十一 和	六三
二十二 中	六七

自序

二十七年春夏之交，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設在蒙自，我住在桂林街十四號，因為學校書籍未到，試用文字學的方法分解老子。自四月至六月，除了此地發表的部分外，尚有關於老子時代的考訂。此稿曾先後經馮友蘭金岳霖錢穆開一多沈有鼎許維通諸位先生看過，承賜子批評，對於文字訓詁思想系統都有很多見教之處。本想用較長的時間，將諸位先生見教之點，再詳細修改一下。況且近來所見，與作此稿時亦已小有不同。但遷延至今，忽忽六年之久，自己還是在銅臭龜殼之中，弄得不能翻身。今將遠行，不得不把他重新翻理出來，匆匆加此小序付印，自寫此稿以後，坊間也有幾本解釋老子的書出版，都不是用此方法整理者，所以不揣簡陋，公之於世。回想當年住在桂林街的時候，先父尚在人間，曾將此稿述作大意告訴過他。今日重睹此稿，而老人謝世亦已五易寒暑。現在印行此稿，就用它來紀念先父陳金鏞先生。

三十三年九月八日陳夢家記於昆明龍泉鎮楷廬

老子分釋

一 常

老子所謂「常」，有其特殊之意義。老子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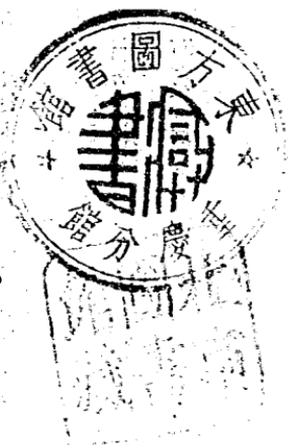
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……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……常德乃是復歸於樸。（二八）

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（一六）

早復謂之重積德。（復，今本作服，釋文等諸本均作復，是也。道德真經集注引王弼注「早復，常也。」）（五九）

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，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爲習常。（五二）

由此可見，常爲一種「復」「歸」「重」諸性質之象徵，而「復」「歸」「重」者謂其反復周行也。故老子之「常道」「常德」「常名」「常有」「常無」者，謂「道」「德」「名」「有」「無」



並具有反復周行之作用也。茲分述之如次：

老子四十章曰「反者道之動」，二十五章曰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爲大，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」。又十四章謂道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」，二十五章曰「周行而不殆」。此謂道具反復周行之作用，卽常道也。

老子六五章曰「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」。莊子天地曰「性修反德，德至同乎初」。是謂玄德同乎大順。此謂德具反復周行之作用，卽常德也。

老子七八章曰「正言若反」。是謂名具反復之作用，卽常名也。

老子四十章曰「有生於無」，二章曰「有無相生」。又一章曰「此兩者（有無）同出而異名」。此謂「有」「無」具有反復之作用，卽「常有」「常無」也。

「常」爲道之重要涵義之一，故有時亦以「道」代表「常」。老子五五章曰「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物強則老，謂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」。不道者不常也，不道早已卽不常早已，與「早復常也」。正相反常與不常，早復與早已，相對。

老子曰「常道」，亦曰「道常」，三七章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」，三二章「道常無名」，「道常」與「道大，似不肖」同例，道之大即大道也。

道爲常，而天道亦常，老子曰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」，蓋老子之常道，本於天官家之天道有常，天道者天官家謂日月星辰之運行有一定之常道也。左昭十七傳「天事恆象」，恆即常也。越語「天道盈而不溢……因陰陽之恆，順天地之常」，呂氏春秋季冬紀「月窮於紀，星迴於天」，高注云「日有常行，五星隨之，故曰星迴於天」，荀子天論「天有常道」，「天行有常」。常道謂之道常，故有常道之天謂之天常，呂氏春秋大樂「離則復合，合則復離，是謂天常」，古樂葛天氏之歌八闕「五曰敬天常」。

此「天道有常論」，起於戰國晚年，而春秋以至周初爲「天命無常論」。此二說即儒道之分水嶺也。康誥「惟命不於常」，詩文王「天命靡常」，十月之交「天命不徹」，不徹者無常道也。天命無常，故無信君，堯「天不可信」，「若天棗忱……天難讎」，康誥「天威棗忱」，大誥「天棗忱」，詩大明「天難讎斯」，一寡「疾畏上帝，其命多辟，天生烝民，其命難讎」，讎忱誠三字說文互訓，故棗忱難讎即不信。天命爲上帝之命令，無常無信。天道爲天體運行之軌跡，有常有信。呂氏春秋貴信「天行不信，不能成歲」。

莊子大宗師「道有情可信」而老子二十一章謂道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章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」

夫老子常道，乃圓道也。呂氏春秋圓道篇論之甚詳，其言曰「天道圓，地道方……精氣一上一下，圓周復雜，無所稽留，故曰天道圓。」（高注云：雜猶匝，無所稽留，運不止也。）……日夜一周，圓道也。月躔二十八宿，軫與角屬，圓道也。精行四時，一上一下，各與遇，圓道也。物動則萌，萌而生，生而長，長而大，大而成，成乃衰，衰乃殺，殺乃藏，圓道也……小爲大，重爲輕，圓道也。」又大樂篇曰「太一出兩儀，兩儀出陰陽，陰陽變化，一上一下，合而成章，混沌沌，離則復合，合則復離，是謂天常。天地車輪，終則復始，極則復反，莫不成營。」此亦圓道也。天地爲圓道，萬物爲圓道，人事爲圓道，萬物爲圓道，故極則復反，反則衰（此與老子「萬物並非（作卽動也）吾以觀復」相同），呂氏春秋博志篇曰「全則必缺，極則必反，盈則必虧」小爲大，重爲輕，故呂氏春秋以願論曰「至長反短，至短反長，天之道也。」故由圓道觀之，萬物皆齊一，莊子秋水篇曰「以道觀之，何貴何賤，是謂反衍」（說文云「衍，水朝宗於海貌也」）案字從水從行，謂水復反於海也，馬敘倫謂反衍爲般旋是也，齊物論曰「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，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」此謂彼此不二乃環中之道卽圓道也，又曰「道通爲一」與以道觀之萬物反衍同意。

明乎天地萬物之爲圓道，故老子於人事亦皆用圓道，其以後爲先，以柔爲剛，以弱爲強，以靜爲動，以無爲有，以少爲多，以曲爲全，以拙爲巧，以訥爲辯，以虛爲實，以辱爲白，以雌爲雄，皆用圓道也，用圓道卽順反道也。

一一 玄

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（一）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（六）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（十）

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（十五）

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。（十五）

……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（五六）

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（六五）

有諸玄字，清本因避聖祖諱改作元，古本皆作玄。諸玄字除十章「玄覽」段玄爲眩外，餘字皆有一特殊之意義。今考金文甲骨文玄幺一字，漢金文始寫幺作玄，說文云「幺，小也，象子初生之形」，此玄之朔義也。老子之玄，其音義與混鬻諸字相通，茲分述之如次。

一、玄與混 廣均「混，胡本切」，「玄，胡涓切」，又鯀字或作鯀或作鯀，可證玄混二字聲近通假。說文「焜，焜也」，左傳昭三「焜燿寡人之望」，服注「焜，明也」，說文「炫，爛熳也」，廣雅釋訓「炫，炫也」，秦策「炫熿於道」，注「猶焜光也」，是焜炫義通。說文「混，同也」，「混，同也」，方言三「混，同也」，廣雅釋詁四「混，同也」，老子曰「同謂之玄」，又曰「玄通」，「玄同」，是玄與混皆具同義。詩敵笱「鯀，魚子也」，爾雅釋魚「鯀，魚子」，魯語「魚禁鯀」，注「鯀，魚子也」，內則「濡魚卵醬實蓼」，鄭注「卵讀爲鯀，鯀，魚子，或作鬪也」，鯀鯀卵鬪聲同義同。考玄者植物之子，故金文畜字象幺在田上，卵者鳥子，鯀者魚子。玄鯀卵其爲子則一也，本爲一語，故卵一作鯀，而鯀或從玄也。

然老子之玄同玄通，實段玄爲混，玄同卽混同，玄通卽混通。漢書地理志「此混同天下，壹之虛中和，然後王教成也」，後漢書后紀論「混同一貫」，韓非子亡徵「外內混通」，混義有三：（1）連轉，廣雅

釋訓「混混轉也」淮南子精神「混混然而往」注「轉行貌」文選江賦「或混淪乎泥沙」注「混淪輪轉之貌」太玄瑩「周渾歷紀」注「渾，運也」渾與混同。(2)同漢書翟義傳陳湯傳注周語注「混，同也」。(3)大淮南子本經注文選幽通賦注「混，大也」。

二、玄與巽 無妻曰繇，詩桃夭序「國無繇民」以繇爲之，繇繇同音相假，故玄與巽音義亦近。說文「玄，幽遠也」玄與遠同訓而遠與同從，遠者反也，老子曰「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」又曰「大白遊，遊曰遠，遠曰反」說文「愨，急也」「愨，急也」廣雅釋言「玄，天也」說文「圓，天體也」「眩，目無常主也」「眩，兒初生瞽者也」「巽，目驚視也」此玄與音近故義通。從巽之字若環圍還皆有旋轉還復之義。

三、玄與圓 呂氏春秋圓道「天道圓，地道方」大戴曾子天圓及淮南子天文「天道曰圓，地道曰方」圓圓音義相近，故得通用。圓圓通用，故圓玄亦通。淮南子兵略「圓者天也」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「玄者天也道也」天道曰圓，廣雅釋詁三「玄，道也」詩長發「幅員既長」箋「圓，周也」而老子玄德深遠而反，故玄有周義。

總上所述，玄與

混通，而混有「轉」「同」「大」諸義

變通，而變有「遠」「天」諸義

圓通，而圓有「周」「天」「道」諸義

故玄具有（1）反復（轉，周，遠）（2）混同（3）大（遠）（4）天（5）道諸義，今考老子「同謂之玄」「玄同」「玄通」則玄（1）有混同義，老子「玄德深矣遠矣」則玄（2）有遠大義，老子「玄德……與物反矣」故玄（3）有反復義。由玄具反復一義而言，玄與常爲類。

三 玄牝

玄與混音義相同既證述如上此事引起另一問題之解決余讀說文「坤地也，易之卦也，從土從申，土位在申」坤字與申字實無涉也。說文從申之字若呻、伸、神、龜、電、紳、陳、儻、皆衍申聲，何獨坤而不衍？申字作象電形，引申爲神。坤字訓地，與申義無關。然則坤字從申，音義兩皆無涉，竊疑坤字不從申。

也。卜辭玄作與申之作者形極近似。故說文「玄」及「申」之古文並作亦形誤也。申字古文說文偏旁應改作。玄古音昆，與坤同，故知坤者玄字也。隸定誤爲坤。

坤字或段字爲之，卽川也。大戴記保傳「易之乾」詩采薇箋「時坤用字」釋文本作。天作箋「以簡能」釋文本作坤。左傳昭二九「之剝」釋文本作坤。孔龢碑「則象乾」。說文字從而字篆文作，經傳夷或作混夷。此坤混聲同之旁證。一廣均銑部該三字並姑茲切。此坤玄聲同之旁證二。

坤字從土從玄。猶畜字從田從玄，均象種子在土上孳生。故說卦謂「坤爲地爲母」。

老子曰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」。玄牝屬谷神而言，谷神者川谷之神也。玄牝之玄似段爲坤若川，牝與谷神相屬也。且此玄字本具生殖之意。老子五十五章曰「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」，全各本或作媵，或作媵。釋文引說文「媵，赤子陰也」。玉篇「媵，赤子陰也」。爾本成疏引字林「媵，小兒陰也」。爾本榮注「媵，小兒陰也」。案全玄音同，玄爲卵，全亦爲卵。說文全之古文從卵作「命」，卵卽關所從而朱駿聲說卵爲卵之古文，是也。

谷神釋文云「河上本作浴。」古者初民浴於川谷，故曰浴。浴神谷神疑卽生殖之神，故謂之玄牝也。史記殷本紀有妣氏行浴而遇玄鳥吞其卵孕而生契，海外西經「女子園在巫咸北，兩女子居，水周之。」注云「有黃池，婦人入浴，出卽懷妊矣。」又詩溱洧及三月如水上，八月至灇上，皆入浴求子之禮，周禮掌於女巫。初民浴於川谷，以祓無子，既以受孕，以爲受祐於川谷之神也。

四、玄同

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(八一)

……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(五六)

「同謂之玄」者，同不作「咸」，「皆」解，「同」與「玄」皆名字，同謂之玄，謂玄卽同也。五九章「早復謂之重積德」，「早復」「重積德」皆名字，與此同一文例。單詞曰玄曰同，同亦卽玄，故曰「同謂之玄」，複詞曰「玄同」。玄同者混同也。混通也。混沌也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，混同之而又混同之，至大渾之樸，是爲萬物之門。此混同之而又混同之，所至大渾之境界，卽所謂混沌與樸也。混同至於大渾之樸，老

子曰「復歸於樸也。」

玄同者混同萬物復歸於混然之太一。太一是道是樸是混沌。蓋萬物雖各稟萬不同之構形，而分析其所以構成此形之最小單位（如分子、原子、電子、和子……）則相同。萬物在某一空間時間內雖各有其萬不同之存在，然萬物必循同一之道復歸其最初之形狀，此最初之形狀則皆同。前者由分析知萬殊之同元，後者由反復知萬殊之同然。此可借用惠施之術語曰：前者爲「小一」，畢同，萬物一根；後者爲「大一」，畢同，萬物一體。

玄同之「玄」，本有小與種子之義。莊子外物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。」至樂「種有幾……萬物皆出於幾，皆入於幾。」幾從二玄，玄卽玄也，此謂萬物是種，由幾發生，復歸於幾。老子十六章曰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」歸根卽入幾。又三四章曰「常無，欲可名於小，萬物歸焉而不爲主。」此常無卽圓道之小無，歸於小無卽歸根。此玄，幾，種，根，常無皆分析萬物至小一之單位，萬物由小一構成，復歸於小一。

老子「玄之又玄」及慎到「齊萬物以爲道」，謂萬物自萬趨一。老子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

生萬物，「齊物論」自無適有，以至於三，「謂萬物自一生萬，自萬趨一，自一生萬，即自異適同，自同適異，皆謂萬物生於道（或無）而歸於道（或無）」一以道爲終始。此道所表現之作用曰「玄同」所表現於事物之品德曰「玄德」，「莊子天地」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……是謂玄德，同乎大順。「道」（無）是大一，萬物出乎大一，入乎大一，與大一爲一體。

「老子末立「大一」之名，惟天下篇謂老聃「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。」老子之道爲大爲一，故道爲大一。老子之道爲最初之一，故道亦爲太一。太一指空間之大而一，太一指時間之太而一，太者古也。混言之，太一亦卽大一，呂氏春秋大樂「太一生兩儀，兩儀生陰陽」禮運「禮必本於太一，分而爲天地，轉而爲陰陽」是太一爲混沌未分之道之樸。

「玄同」一詞中之「玄」與「同」雖爲一義，然亦可離析之。玄有小與種子義，可以表示小一畢同同有大義，天地「不同同之之謂大」，「同乃虛，虛乃大」，可以表示大一畢同。

五 混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（十四）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……（二五）

此皆謂道爲混一的，故曰一，曰混成，曰混而爲一。道爲混一的，物則爲分散的。混一之通，或謂之「樸」，分散之物，或謂之「器」。老子曰「樸散則爲器」。淮南子精神「契大渾之樸」注「渾，不散之貌」。大渾之樸卽不散之樸也。

單詞曰混，複詞曰混沌。曰渾敦。老子十五章「敦兮其若樸……混兮其若濁」。淮南子要略「剖判純樸，靡散大宗」，敦若純皆謂樸也。

混沌者混然未分，而左莊擬爲上古之帝，以象徵人智未通之一時期也。左傳文十八帝，鴻有不才子，曰渾敦。莊子天地有混沌氏，應帝王中央之帝曰混沌。左傳爲儒，故以渾敦象不才；莊子爲道，故以混沌爲真樸。老子以道爲混沌不分，故四章曰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」，謂道爲混沌之帝，在象帝先，象帝則已彫斲成形器矣。

混沌渾敦者，玄同玄，通之轉語也。天地「且混沌氏之術」，郭象注云「在彼爲彼，在此爲此，渾沌玄

問，孰識之哉？」以渾沌與玄同並舉是也。

六 樸

老子之樸，每對欲而言。

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（一九）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（三七）

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故樸者無欲也。考樸之韻義：凡木未彫斲成器者曰樸，書梓才「既斲樸斲」馬注「樸，未成器也」玉未經彫琢者曰璞，秦策「周人謂鼠未服者璞，鄭人謂玉未理者璞」土未經爲陶者曰壤，說文「壤，塊也」馬未調習者曰樸馬，荀子臣道「若馭樸馬」注「樸馬未調習之馬」。

樸爲未彫琢成器者，未成形者，故樸無名，老子曰「無名樸」「無名之樸」，而道亦無名，老子曰「樸散則爲器」，故樸者混沌未成器制之先，而老子道爲混沌不散。廣雅釋詁「朴，大也」楚辭懷沙「朴

委積兮」注「壯大爲朴」而老子道大。就此而論，樸與道性質相類，蓋樸者在無欲一方面代表「道」之品德也。

老子曰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，樸散則爲器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」樸爲混然的器，爲分散的，大制不割即大形不分，即樸也。老子「樸」「器」對立，而吳瓘辭曰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樸亦是形而上者，故樸即道。

樸與器或道與器，其別在「形」之上下，老子既以樸爲無欲，則無形無名即無欲矣。是欲起於有形，有形而物之封界見，物之封界見而後有名，有封界有名，而後有大小貴賤，彼此之是非，有是非而後有好惡，有好惡而私愛生，私愛即私欲也。齊物論曰「道未始有封」，謂道混沌不分封界也，又曰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，惡乎至，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盡矣，不可以加矣，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，其次以爲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，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，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」未始有物者，無也，道也，樸也，無形無名，有物而無封者，恍惚之象也，無成形無名，有封而無是非者，有成形而無成名，即物已存現而價值未定，有封而有是非者，物形已成價值已名也，愛之所以成，審欲之所以成也。此敘欲私之生，層

次最明，足以補老子所未言，而老子實承受此思想也。此以「無（道樸）」——「象」——「物」為序，與老子二十一章「道——象——物」之序同。又此以「有物而無封」當老子恍惚之象者，繫辭曰「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制而用之謂之法」，是象雖有物之存見而無成形也。

七 順

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（六五）

大順者陰陽家之大順也，史記自敘謂陰陽家「敘四時之大順」，謂道家「因陰陽之大順」。順巡同從，故玉柃銘順字段巡字為之。大順即大巡，大環也。古音從玄同，而玄通一義，老子「微妙玄通」，微即妙也，玄即通也。故大順即大玄即大通。秋水公子牢謂公孫龍曰「無東無西，始於玄冥，反於大通」，反於大通，即反於大順也。天地「性修反德，德至同乎初」；是謂玄同，同乎大順，「同乎大順亦反於大通」之謂也。淮南子主術「則治道通矣」注「通猶順也」。齊物論「道通為一」即道玄同之為一也。

案玄冥者謂玄遠也，冥即幽冥，字亦作明。呂氏春秋有始覽「極星與天俱遊，而天極不遊，冬至日行

遠道，周行四極，命曰玄明。」玄冥者謂日行遠道，周行四極，反於大通，此與玄德深遠，與物反矣，至於大顯，相同。

八 有無

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（一）

故有無相生。（二）

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（四〇）

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（一一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，不言之教，無爲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（四三）

有無之論，卽大小之論。大小之論，自其思想歷史言，共歷三期：一爲逍遙遊之大小，是爲相對的大，小

家爲惠施「大一」「小一」是爲絕對的大小；再次爲老子以「有」名相對的大小，以「無」名絕對的大小。更自另一方面言之，則逍遙遊爲大小並立之階段，而齊物論及老子齊一大小有無，故曰有生於無。

萬物生於道，而道爲混然無封，物而號萬者，謂物始立封界，大小萬殊也。道混然無封，道卽是無，卽是模；物劃然有封，物卽是有，卽是器。故老子曰「天下萬物生於有」，「有名萬物之母」，「有者有封界，有形有名也。無者，無封，無形，無名也。」十四章云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」，道與有相對，猶無與有相對也。

「有生於無」者，萬物生於道，相對的大小生於絕對的大小也。「有無相生」者，有無爲循環，淮南子精神「自無隨有，自有隨無，始終無端，莫知其所萌。」上節云「道（無）是大一，萬物（有）出乎大」，入乎大一，與大一爲一體，正是此意。老子曰「此兩者（有無）同，出而異名」，同者「同乎大順」之間，謂有無相循環而實一體也。有無既各具循環之性，故有曰常有，無曰常無。天下篇謂老聃「建之以常無有」，常無有者「常無」「常有」也，猶天下篇述惠施之「大同異」卽「大同」「大異」也。
老子曰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齊物論「自無適有，以至於三」，是一生二之二亦是

「有」「無」亦是「陰」「陽」，陽對有，陰對無。「有」「無」既同出於道，故曰此兩者同。然「有」「無」雖同，相生，然有其區別。「有」與「道」是相對的，「有」有名有形，而「道」無名無形。「無」亦無名無形，而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，是無生萬物，猶道生萬物，故「無」代表「道」一種「無形」「無名」「生萬物」之性質，有時逕以「無」代「道」字矣。有無同出於道，道具常性，故有無亦具常性。

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。」妙者妙也。古無妙字，王弼注此節云：「妙者微之極也。」十五章「微妙玄通，微妙複詞，故王注甚是。此「微妙」亦當改作「微妙」。妙有渺小義，本字作妙，或妙，說文云：「妙，急戾也。」義非其朔，字從么從少，當訓小。老子三四章「常無，欲可名於小」，與此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」同一文例，妙卽小也。玉篇「妙，妙精也。」廣雅釋詁二「妙，小也。」無常欲以觀其妙者，於「無」中觀萬物之始也。妙者小者物之始也。凡從小從少之字，有始出義。木末爲梢，說文「稍，出物有漸也。」「梢，小小侵也。」「杪，木標，末也。」「杪，禾芒也。」音轉爲苗，廣雅釋詁「苗，末也。」漢書司馬相如傳「偃蹇杪顛」注「杪，枝上類也。」凡木之首曰梢曰杪，禾之首曰杪，始出者爲苗，始出有漸者曰稍曰梢。妙字從少有始出義，從么

有種子義，故妙者始也。衆妙猶衆甫，皆訓衆始，詳下。

「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」微者界也。國記司馬相如傳「南至牂何爲微」索隱引張揖云「微，塞也，以木剗水爲蠻夷界。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云「微，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。」漢書佞幸鄧通傳注「哀北謂之塞，西南謂之微。」史記黥布傳「守微乘塞」索隱「微謂邊境亭障。」常有欲以觀其微，於「有」中觀萬物之封界也。小爲萬物始出於無之象，微爲萬物既有封界之形，故於小以觀物之始出，於微以觀物之成形，小與微雖相對的代表「無」「有」兩種狀態，而實爲相同，小與微僅僅程度之差別耳。

「有」爲相對的大小，「無」爲絕對的大小，絕對的大爲無窮大（至大，大一），絕對的小爲無窮小（至小，小二）。老子曰「常無，欲可名於小，萬物歸焉而不主；可名爲大，以其終不自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」此謂「常無」可名爲小，亦可名爲大也。老子「無有入無間」者，莊子養生主「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。」無厚卽無有，「無有」卽「無」卽「至小」也。「無」而名爲小者，無窮小也；「無」而名爲大者，無窮大也。

九 母

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名萬物之母。（一）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（二〇）

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（二五）

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。（五二）

甲骨文母與女爲一字，金文母與毋爲一字，母女毋三字古通爲一字。母字與無字音近義通。（1）甲文母象女，有乳形，而巫無舞一字，舞象人胸乳有所佩飾，而古以女巫降神。（2）說文謀之古文從母，而金文舞無從彖。（3）說文舞下云「或說規模字」，內則「淳母」注「母讀若模」。（4）從無之字段作侮，列子仲尼「爲若舞彼來者奚若」注「世謂相嘲弄爲舞弄」，禮記投壺「毋懈毋敖」注「懈，傲慢也」。（5）經傳「毋」「無」通用。

「有」與「母」爲韻，而「無」「毋」古本相通是「有」「無」亦當有韻。老子一章「有」「無」

「常有」「常無。」四十章「有」「無」均叶韻。

一章云以「無」名天地之始，故五二章「天下有始」即天下有「無」以爲天下母也。始即母也，故老子一章五二章對舉之。母爲萬物之始，無爲萬物之母，故無即母也。貴食母者，貴用無也。河上注「食用也」，易象下傳「井泥不食」，虞注「食用也」，衛策「食高麗也」，高注「食用也」。「貴用無」與其上文「衆人皆有以」爲對，有以者有用也。貴用無猶老子云「無之以爲用」，「知其雄，守其雌。」

老子樸卽道，樸代表道混沌未分之整，樸散則爲器（萬物）。老子無卽道，無代表道未化生萬物前之總和，無分而爲有（萬物）。然老子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，是「有」亦有化生萬物之能，而「有」之本身有待於「無」耳。有者現象世界之總和，以化生萬物者；無者在道理上可以有無窮化生「化生萬物」之能之總和。「有」不能出此現象世界，「有」是可以有而有之能之總和，分別表現在各個器形之內，或各種式，不同之式成不同之物，萬物卽萬有各式之表現也。無是可以有而不必有之能之總和，是隱的（隱者「道隱無名」之謂也），形而上的，而有形的「有」從此而生。

無者就其爲化生「化生萬物」之母而言，可名曰小，老子曰「常無，欲可名於小，萬物歸焉而不主」。

就其可以有無窮化生之能而言，可名曰大。老子曰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莊子庚桑楚：「入出而無見其形，是謂天門，天門者無有也。萬物出乎無有，有不能以有爲有，必出乎無有，而無有一無有，聖人藏乎是。」「萬物出乎無有，」與老子萬物生於無同意；「有不能以有爲有，必出乎無有，」與老子「有生於無」同意，曰不能則「生有」乃「無」之能之；「無有一無有」者「無」雖生「有」而「無」無「有」，此莊子所謂「無無」也。

此天門者亦見老子十章：「天門闢，能爲雌乎？」天門無有之門也。此天門，就其爲萬物始出之門，名之曰「衆妙之門」，曰「玄牝之門」，就其生天生地言，名之曰「天地之門」。

十道

道之一字就字源上說，本有二義：一爲規道之義，金文道從首從行，而典籍「天行」卽「天道」也；一爲首基之義，金文道導一字，導有導領之義，而道首二字有互通之例，老子之道爲天道，卽天體運行之道，故其所謂常道，乃反復周行之道也。老子謂道生萬物，又謂道先天地生，又曰「道者萬物之奧」，「淵

兮，似萬物之宗。」是謂道乃天地萬物之所以始道者首也。

老子所常用以形容道者，曰常曰大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（一）

道常，無名（三四）

道常，無爲而無不爲（三七）

大道……（一八、三四、五三）

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……故道大（二五）

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（六七）

道常與道大同一文例。

道之「常」與「大」爲道之二主要涵義。「常」爲反復周行，表示此反復之作用者曰玄同，此作用表現於事物之品德者曰玄德，均見上述。道有玄同作用，玄同之極，至於無名，故曰道常而無名，又曰「知常容」，無名乃最大之容也。道既有常，故無爲而無不爲，以順自然；老子曰「道法自然」，即此之謂。

也。故老子之「反」「玄」「自然」皆表示道「常」之涵義。

「大」代表空間時間，道爲宇宙之全體。時間之大曰太一，老子曰「天乃道，道乃久」，又曰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」。空間之大曰大一，大一是樸，是無。老子道生萬物，無亦生萬物，道卽無也。此時空之太一大一，卽是道，老子曰「道生一」，一卽太一大一之全體。齊物論「道通爲一」者，道玄同一切爲一也。故老子之「久」「古」「樸」「無」「一」皆表示道「大」之涵義。

自動靜言之，「常」者道之動，老子曰「反者道之動」。「大」者道之體。道之「大」體，可由內外兩方面言之。道大之包容性，指「道」自內向外，包有萬物，道大之同一性，指萬物自外向內，無不總歸於道。又案三二章「道常無名，無名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」，今本脫一「無名」，故或屬「道常」讀，或屬「樸」讀。考古有重文之例，原文當作「道常無（一）名（二）樸雖小」，今本脫兩「二」字，茲補正爲「道常無名，無名樸雖小……」。三十七章云「道常無爲而無不爲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，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」與三二章文例相同。「道常無名」與「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」同一句例，「無名樸」與「無名之樸」相應也。

十一 德

老子十章五一章六五章「玄德」凡三見。玄德者常德也。玄德爲常德，故玄德反復至於大順。前述道之玄同（常）表現於事物之品德者曰玄德，此不贅。

德與道皆具「常」性而德分於道。德者萬事萬物之德也。老子謂德爲「玄德」「上德」「下德」「廣德」「孔德」而無「大德」。兩道爲「大道」，此其別也。

周金文，周初曰敬德，曰正德，曰經德，亦見尚書。夷厲以降，曰哲厥德，曰明德，明德亦見詩書。再後則曰秉德，曰秉元明德，曰元德。東周則曰爲德。由敬而秉而爲，每下況愈。其初重在內心之敬念不忘，其次則爲秉執不失，再次則見於行爲。老子處「爲德」之後，故主「上德若谷」「廣德若不足」「建德若偷」皆主無爲，曰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」。

十二 始 主

萬物作焉而不爲始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（二）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爲始，功成不名有，衣養萬物而不爲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。

萬物歸焉而不爲主。（三四）

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始。（六四）

二章「不爲始」今本作「不辭」，敦煌唐人寫本殘卷，唐傅奕本，宋范應元本，遂州龍興碑均作「不爲始」，十七章王注引作「萬物作焉而不爲始」，今據正。三四章原作「不辭」，畢沅謂當從二章改正，是也。金文辭作辭，與始字同從台，故相假借。又三七章王注引六四章作「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」，今本敷始字，今補。

萬物作即萬物起，詳下二章與三四章對看，知萬物作而不爲始者，謂萬物起而道不爲之始也。六四章亦然。萬物恃之而生而不爲始者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不爲之始也。不爲之始者，萬物在道中自起，萬物在「道」中自起，萬物之起是自然而然的，故曰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」。萬物之自然者，萬物在道中遵道之常，而「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」，故「萬物將自化」。

三三章「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」川流不息，周行而不殆。萬物猶此水中之波浪，自起自化，道不爲之終始。道雖不爲萬物之始，然萬物生於道，終始於道。三四章「萬物恃之（道）而生。」五一章「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」四二章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「道法自然。」道之常爲自然，道之生萬物亦爲自然，故道輔萬物之自然。蓋在一周流不息之「道」中，萬物自起自化，此自起自化之自然，在道中成一小道。萬物起而化，化而死，死而起，起而化，循自然之常道，亦猶「大道」之循環也。

三四章第二「不爲主」各本或作不知主，宋范應元云王弼本作知，今案十章王注「凡言玄德，皆有德而不知其主」故第二「不爲主」應改正爲「不知主」，莊子應帝王「無爲知主」萬物歸焉而不知主者，萬物歸於道而不知以道爲主，上云「衣養萬物而不爲主」者道生萬物而不爲萬物之主也。道生萬物而不主，猶德長萬物而不宰也。

二章

萬物作焉而不爲始

三四章

萬物恃之而生而不爲始

五一章

生而不有，

爲而不恃，

功成而勿居。

生而不有，

爲而不恃，

功成不名有，

衣養萬物而不爲主……

萬物歸焉而不知主。

長而不宰，

是謂玄德。

此表分上下兩段，四行，上段爲道，下段爲德。1、3兩行爲上段所獨有，謂道生萬物而不爲始，不居功也。2、4兩行爲上下段所共有，2行兩段全同，4行「道」之不爲主，猶「德」之不爲宰也。道生萬物而不爲主宰，故四章云「道……淵兮似萬物之宗」也。

道不爲萬物之始，不爲萬物之主，是萬物自始自主。此意郭象道之甚詳。齊物論「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。」注云「無何無矣，則不能生有。有之未生，又不能爲生。然則生者誰邪？塊然而自生耳，自生耳，非我生也。我既不能生物，物亦不能生我，則我自自然矣。自己而然，謂之天然，天然耳，非爲也。……故物皆生而無所出焉，此天道也。」又「惡識所以不然。」注云「請問夫造物者有邪，無邪？無也，則胡能造物有。」

不足以物乘形。故明乎乘形之自物，而後始可言造物耳。……故造物者無主，而物各自造，物各自造，所待焉。」此言萬物自生自造自然，無所出，無待。

然郭象所說，只能說明萬物之自生自造自然，而未明乎萬物雖自生而實生於道。故郭曰物各自造而無所待，曰無不能生有，故否認萬物有所從生出之物（見知北遊「有先天地生者物邪」注）。此意與老子相悖。老子曰萬物待道而生，又曰道生萬物。原夫老子之意，道無所不包，萬物在道內，道生萬物者，萬物本已存在於道內，而「物形之，勢成之」，生者起者化者謂萬物出現也。萬物之出現，猶萬浪之出現於水，吹萬不同之出現於風，非別有浪也，吹也，浪與吹是水與風之種種出現，亦猶萬物爲道之種種出現（表現）。浪與吹，雖萬不同，而所以爲浪與吹者則只是水與風，亦猶物雖號萬而所以爲物者道也。浪與吹雖萬不同，「咸其自取」，而萬物亦自生自主自造，所謂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」。浪與吹生於水與風，水上有萬浪，空中有萬吹，此萬浪並不增加水量，萬吹並不增加風量。道生萬物，猶水生萬浪，風生萬吹，對道之本身並無有增加，故曰「生而不有」也。

案萬物爲「道」不同形之表現，知北遊引申其義曰：「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所謂道惡乎在？』莊子曰：

無所不在……不在螻蟻……在勝神……在瓦甓……在屎溺……余在本節云萬物在道中自成一小道，即用此義。

其二又案老子謂天道爲一既定之「常」，萬物生於「道」中，循此常道自然而起而生而化，猶有其自生自主自造自然之創造。此與儒家說「人」生在既定之「天命」之下，慎德修行仍能更改其性命，同一意義，即在一既定的全體之中，個體之活動不爲徒勞也。

十三 不恃

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。（二〇、五一）

萬物恃之而生而不爲始。（三四）

是以聖人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（七七）

三十四章王注云「恃，待也。」不恃即不待，無待。夫道與玄德皆爲而無所待，萬物則待道而生。莊子遺遙遊「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……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

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齊物論「罔兩問景曰：『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，何其無特操與？』景曰：『吾有待而然者耶？』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？』大宗師「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」知北遊「死生有待耶？皆有所一體。」天地「……而一不可待，女故懼乎？」

所謂「爲而不待」者，「道」自然而然，無所待；「道」獨立而不改，無所待。萬物則待道而生，若浪之待水，吹之待風，列子之待風，影之待物。

十四 名 爭

名與身孰親？（四四）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（四七）

此二名字是名譽，莊子養生主「爲善無近名」名亦名譽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（一一）

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（一四）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常。（二五）

道常無名，無名樸雖小……（三二）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（三七）

道隱，無名。（四一）

此謂道（樸）不可名，道之有名，乃強字者。惟二一章謂道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」此名指道之名，爲全章之例外。

無名天地之始；有名萬物之母。（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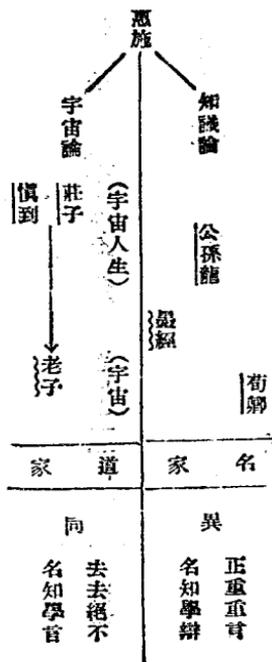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（三二）

道本無形無名，而萬物之始制（始制卽始形，卽「物形之」之形，「大制不割」之「制」亦卽是大形不割），而後有名，名因形成而立。

案道與萬物，其別在（1）不待，有待；（2）無形，有形；（3）無名，有名。無待，無形，無名，是道，亦卽是無。有待，有形，有名，是萬物，亦卽是有。道爲不可分的，一的，混沌的，同的，故無名。物爲可分的，萬的，分散的，異的，故

有名。老子謂可名之名非「常名」，不可名之名始為常名，然不得已而有名，亦將知止而已矣。

老子一章論「名」論「同異」，他章批評「名」「言」「辯」之不可立，皆當時名學之影響也。先秦名家道家，同為惠施一派所分衍，天下篇述施、歷物十句，自大一至同異為其知識論，同異以下至天地一體為其宇宙論。自施以後，名道各得其偏。



今舉名家之公孫龍道家之莊子比較同異見其分別。

一、公孫龍白馬論謂白與馬二性質既已相合而為「白馬」，與其所以合成之「白」或「馬」皆

不同，此猶通變論謂一與一爲二而二無一也。莊子則陽「合異以爲同，散同以爲異，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，而馬系於前者，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。」是視白馬非馬，乃同異之辨。公孫龍偏於散同，故視白馬非馬。莊子等一同異，故立百體以得馬。齊物論「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」此重「一指」「一馬」之一。

二、公孫龍名實論「彼彼止於彼，此此止於此。」齊物論「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此，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，故曰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，」「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」

三、公孫龍通變論「不俱有而成類，」「俱有而類之不同，」「其與類，」「其與暴」(類暴猶墨子經下之麗暴)。齊物論「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。」

四、通變論「非正舉者，名實無當，馳色章焉，故曰兩明也，兩明而道喪，其無有以正焉。」此兩明相當於齊物論之兩行，齊物論「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鈞，是之謂兩行。」龍以兩明喪道，莊以兩行得道。名實論「故彼彼當乎彼，則唯乎彼，其謂行彼，此此當乎此，則唯乎此，其謂行此，其以當而當也，以當而當，正也。」齊物論之「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，」則「彼」行乎彼且行乎此，此所謂「兩行」也。公孫龍謂「彼此而

彼且此，此彼而此且彼不可。」

由上所述，則名道二家觀點之異在「同異」名家偏重於異求同中之異，注重分析，注重物，道家偏重於同，求異中之同，注重綜合，注重道。名家主異，故正名，重知，重學，重言辯；道家主同，故去名，去知，去學，去言辯。

道家主同，齊物論「道通爲一」，慎到「齊萬物以爲道」，老子「玄同」，去名逍遙遊「聖人無名」，人間世「德蕩乎名……名也者相札也」，慎到「是以終身無譽」，老子謂聖人「功成而不居」，「功成不名有」，即功成而弗居其名也。去知，齊物論「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」，人間世「知出乎爭……知也者爭之器也」，慎到「去知」，「不謀於知」，「不師知慮」，老子「絕學棄知」，「知不知止」，去言辯，齊物論「辯也者有不辯也」，「大辯不言」，老子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」，「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」。

老子主道而輕物，故去名去知去言辯，蓋「名」「知」「言辯」三者皆爭之器也。道爲無名，故不辯，知與言辯，老子曰「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爲道，故建言有之，明道若昧」，又曰「行不言之

數。「物爲有名，故立名，立知，立言，名者形物者也，知者所以分別物者也，言辯者定物之是非者也。

「名」「知」「言」三者皆爭之器也，老子去此三者，故主不爭之德。

水，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……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（八）

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（二二）

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……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（六六）

善爲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爲之下，是謂不爭之德。（六八）

天之道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。（七三）

聖人之道爲而不爭。（八一）

以不爭爲勝，故「不尙賢使民不爭」，「不爭名也」，「不貴難得之貨」，「使民不爭利也」，「不爭故知足」，「知

止」，「寡欲」，「不欲見賢」。

名爲爭，去名則不爭，然名亦既有，不得已而處不爭之名。

名	名去	名伊不處
<p>人有聖賢</p> <p>「奇物並起」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訪」 有私，「欲得」「不知足」</p> <p>「自伐」「自矜」「有大偽」</p>	<p>「不貴難得之貨」</p> <p>「少私寡欲」「絕巧棄利」</p> <p>「不欲見賢」「功成身退」</p>	<p>「絕聖」「不尚賢」</p> <p>後，下，弱，柔，雌，畜，曲，狂，獻，少，黑，辱，不敢，虛……</p>

十五言

行不言之教(一三)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(一三)

言善信(一八)

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其貴言。（一三）

古之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！（二二）

希言，自然。（二三）

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謫。（二七）

不言之教（四三）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（五六）

美言，可以市，尊，行可以加人。（六二）

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（六六）

天之道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。（七三）

正言，若反。（七八）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（八一）

老子論言，太上不言希言，其次信言，其次美言虛言美言虛言者，**齊物論**「言隱於榮華」之謂也，道本無

名，故不能言。不得已而言，則必信。言不信爲虛爲美。老子第一章常道與常名對舉，齊物論以道與言對稱。

道惡乎隱而有真僞，言惡乎隱而有是非。道惡乎往而不存，言惡乎存而不可道。隱於小成，言隱於

榮華。

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。

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。

道昭而不道，言辯而不及。

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。

道與言者，道與物也。齊物論「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」，謂之言也。所謂物也。「謂之」之「言」亦可代「所謂」之物也。「言未始有常」之常，與「常名」之常異義。莊子之常爲變，謂言未始不變。與老子「正言若反」同意。此所謂「大道不稱」、「道昭而不道」、「不道之道」即老子「道可道非常道」之意。此所謂「大辯不言」、「言辯而不及」、「不言之辯」即老子「知者不言」、「善者不辯」、「大辯若訥」、「多言數窮」之意，亦即「名可名非常名」之意。

齊物論「既使我與若辯矣」一節言「辯」之不可能；「既已爲一矣」言「言」之限度。老子承其後，以「辯」之不可能故不辯，以「言」之有窮數，故「不言」而守中。大道不言不辯，故無名，老子曰「道常無名」者，道既常而無名也。無名之道，即不可道之道，謂之「常道」；無名之名，即不可名之名（不可言之言）謂之「常名」。

案莊老並以道與言（名）對立，而不可道之道者，不可道說之道也，不可名之名者，不可言說（稱名）之言（名）也。道說猶言說也，此爲文字的 Ambiguity。此 Ambiguity 有二：一爲自身的，如「道理」與說出道理之「道說」，同屬一「道」字；「言說」（稱名）與「所言」（名稱）同屬一「名」字，名詞動詞不分。一爲彼此的，動詞的「道說」與「言說」雖相同，而名詞之道與言仍是對立，道爲無封的原始的包容一切不可分的總體，道爲宇宙之總體，言爲無常的有待的衆多的可分立的單位，言爲萬物之分形。又莊老以「道」「言」代表宇宙萬物，而道言二字意即說出的宇宙萬物，另又說不出的宇宙萬物，即是不可道之常道，不可名之常名。莊老所用以象徵宇宙萬物者，正用其字面上「道」「言」之反面意義，此亦 Ambiguity 也。

十六 天地 萬物 天下

(1) 天地與萬物

無，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(一)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(五)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。(三九)

孟子曰：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」萬物皆備於我。惠施曰：「汎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。」齊物論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」此皆天地與萬物並稱。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天地之間爲萬物。先秦思想，以地爲不動之空間（地形），以天爲轉動之時間（天時），故天地卽宇宙。五章謂萬物受制於天地，卽萬物受制於時間空間之變化也。

老子謂道「先天地生」，又謂道生萬物，是天地萬物乃道所生之萬有。「無」「有」兩者同出於

道，而「有生於無」，以此例之，天地萬物同出於道，而萬物生於天地。

一章天地與萬物並稱，馬敘倫老子覈詁曰：「史記日者列傳引作「無名者萬物之始也」，王弼注云「凡有皆始於無，故未形無名之時，則爲萬物之始；及其有形有名之時，則長之育之，享之壽之，爲其母也。」是王本兩句皆作萬物，與史記所引合，當是古本如此。」又蔣錫昌老子校詁更舉四證以助成馬說，此不具引。

(2) 道與萬物

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(四)

大道汎兮其可左右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爲始。……衣養萬物而不爲主……萬物歸焉而不知

主。……(三四)

道常無爲而無不爲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(三七)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(四二)

道者萬物之奧。(六一)

此皆謂道生萬物，爲萬物之宗之奧。道與物對立，今並列與道對立諸事於下：

道 萬物

道 有

無 有

樸 器

大制 器

道 氣

道 名（言）

道與其對立者，其性質之分爲：

一 萬

混 散

無名 有名

無形 有形

不待 有待

(3) 天下與萬物

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(四〇)

天下者天地之間也，故天下萬物之天下爲形容詞，謂天下之間萬物生於有，此一說也。「天下萬物」各本多作「天下之物」，天下之物卽萬物也，此又一說也。蓋老子之「天下」本具三義。

A 天下 || 天下之物 25 40 43 52 78

B 天下 || 天下之人 2 22 32 37 39 45 56 57 66 67 70

C 天下 || 天下國家 18 28 29 30 35 46 47 54 57 60

天下之物，萬物也。二五章謂道「以爲天下母」，河上注「道爲天下萬物之母也」，一章「有名萬物之母」，五二章「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」，是天下母卽萬物母矣。天下之人，卽衆人也。四五章「清靜爲天下正」，三七章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」，與五七章「我好靜而民自正」皆屬同類，正定一義，天下卽

民也；五七章「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」天下與民前後相屬，天下亦衆人也。

天下本具萬物之義，故「天下萬物」詞複而義一。

老子言萬物本彙天下之人天下之物，故老子不言「人」之性命，即以萬物之復命概括之也。故天下總爲二義，一爲萬物，與天地並爲道所生之「有」，一爲國家，即侯王政治意義上之九有也。

道萬物天地天下四詞，在老子書中分用不混，今舉各章並見諸辭如下：

道	萬	物	天	地	天	下	章	數
x								30
x						C		67
x		x				B		37
x		x		x		B		32
x		x				A		40
			x			A		25

甫，物之始也，以無名閱萬物始也。」是以萬物釋衆，以始釋甫，是也。衆甫猶衆父，天地「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。」古甫父通用，四二章河上注云「父始也。」周禮小宗伯及家人注，儀禮鄉射禮注，釋名釋用器，漢書翟奉傳翟方進傳何奴傳上外戚傳上集注並云「甫始也。」

「無名」注此章之「名。」案此名字殊不解，疑其訓目。詩齊風猗嗟「猗嗟名兮」傳「目上爲名。」爾雅釋訓「目上爲名」注「眉眼之間。」正義引孫炎云「目上平博。」玉篇引詩云「猗嗟頤兮，頤眉目間也。」集韻亦本韓詩作頤。文選西京賦薛綜注「賂，眉睫之間。」晉書音義中「名，目也。」毛詩「名」字，馬瑞辰謂其假爲「明」字，與下「猗嗟昌兮」句法相同，其說是也。然古訓必有以名假作頤，而訓眉目之間者，如孫炎所言「目上平博」，疑皆方言也。名爲眉目之間，亦可以目字概之，故名亦訓目。老子此章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」正讀其目不去，以觀萬物始也。

衆甫衆妙皆訓衆始，而妙字從少從玄，金文秦公殷畜字象種子，在田上下，辭甫作函豎（後者唐蘭

與余同釋爲甫）象少初生之形。金文宰甫，殷甫從田，旻成候鐘從禾從田，其構形猶畜字象么（種子）在田上也。

又案老子用以形容始義者，或因始曰母，女爲人之始也；或曰妙曰甫，象植物之始生也。

十八 式 法 自然 象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。（二二）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爲天下式；爲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（二八）

常知稽式，是謂玄德；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（六五）

式者天官家之「天時」，計歷之具也。周禮大史「大師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」，鄭司農云「大出師，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，處吉凶」。史記龜策傳「運式定日月，分衡度，視吉凶」；又曰「衛平乃援式而起！」。日者傳「分策定卦，旋式正筮」，索隱云「式，卽棊也；棊之形上圓象天，下方法地，用之則轉天綱，加地之辰，故曰旋式」。漢書王莽傳「天文卽按式於前，於是莽隨斗柄所指，移坐其鄉」。詩楚茨「卜爾百

福如幾何式，「幾者舜典」在璿璣玉衡，「馬注」機，渾天儀，可轉旋故曰機，「鄭注」轉運者爲機，「式卽械也。式亦曰靈式，太玄常」初一戴神墨履靈式，式而曰靈，猶觀天文之臺曰靈臺也。式或假載字爲之，史記五帝本紀「載時以象天」，魯語下曰「是故天子……少采夕月，與太史司載，糾虔天刑」，韋注云「載，天文也，同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，此因夕月而共敬天法，考行度，以知妖祥也。」案此謂「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」者，卽龜策傳「運式定日月，分衡度，視吉凶」也。古晉式載二字相同，載從戈而戴字籀文從弋，從弋之代，弋並與戴同音，禮記仲尼燕居「車得其式」注「式猶載也」，詩載馳「載馳載驅」傳「載，辭也」，詩式微「式微式微」箋「式，發聲也」，而詩齊式載相通，此不詳論。載爲「天時」，故一年曰一載，爾雅釋天「唐虞曰載」，左傳定三「載祀六百」，今案藥浪墓羣山漢式，由二木板構成，上板圓以象天，中有軸，畫北斗月神干支；下板方以象地，畫干支八卦二十八宿，圓者安軸於方者，圓動而方靜，以象天動地靜。式者，以計天時，以占吉凶也，日本書紀天武天皇六年「天皇乘式而占」，天王親占，魯語王與大史司式，而下辭大史既卜，王親占之。漢書藝文志有羨門式法，唐六典有「雷公」「太乙」「六壬」三式，唐以來星命家頗傳其書（叢書集成有之）。韓非子飾

邪篇「初時者魏牟數年東鄉攻盡，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，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，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，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，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。」又淮南子兵略「明於星辰日月之運，刑德奇賚之數，背向左右之使，此戰之助也。」此二節古兵家占式之略，似均注重於背向左右之吉凶也。

以上述天時（式）之制，杖之形制爲可旋轉，上天下地，以象宇宙之變法，一時一地構成一式（卽式子），故在不同之時不同之地其式萬變而不同。天官家之式，萬變而不同，占式以見天道，老子之道常轉而反復，雖萬化而一式，故老子以一爲式，謂式變而不變，動而不動也，猶道之萬化而一式。此與上所述萬物一根同理。故宇宙之間，只有一個道，一個式。天官家抱式以見天道，故有爲老子抱一以爲式，故無爲。又老子曰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，」與此「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」同，侯王者聖人也（老子聖人皆指侯王），天下貞者天下式也。貞者間也。（周禮天府大卜二鄭注）卽占式也。說文「占，視兆問也。」老子又曰「清靜爲天下正，」天下正猶天下貞也，清靜，無爲也。

老子曰稽式，說文「卜，卜以問疑也，從口從卜，讀與稽同，」卜疑與占同，今語扶乩之乩讀如稽而從

占，可證。稽式卽卜式占式，文心雕龍書記篇「星筮有占式」，占式猶乘式而占。又有筮式，周禮筮人九筮以辨吉凶，三曰巫式，注云「巫讀爲筮，字之誤也。……式謂筮制作法式也。」

老子二五章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法者墨子法儀篇「莫若法天」之法。法猶式也。人以地爲式，地以天爲式，天以道爲式，道以自然爲式。式之表現於天地者爲「式」，表現於人物者爲各種「形式」之物與人，而自然爲「大式」焉。（此與系辭聖人觀象制器之意同。）天地萬物之「式」愛萬的，而自然與道之式爲一，故曰抱一，曰道生一。老子未立「大法」「大式」之名，惟於有形之器曰器，其道化者曰「大器晚成」於構成萬物之法曰法（始制有名），制而道化者曰「大制不割」於氣象之恍惚者曰象，象而道化者曰「大象無形」。道化者使「器」「制」「象」大而一之，一之則不成不割不形，以此例之，則道化之「大式」爲不式之式，爲一式，一式者不變之變。

「道法自然」，自然者最高之大式，乃「式之式」「道之道」也。道者可以出現（表現）於天地萬物人，故有「天道」「地道」「萬物之道」「人道」，老子有「天道」「人道」。式亦然，有道之式，天之式，地之式，萬物之式，人之式。「道」「式」「個別」的出現於天地萬物人，成各道各式。自然亦然，自

然有三：(1)道之自然，老子曰「道法自然」。(2)天地之自然，老子曰「希言自然」，即論語陽貨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之簡述。(3)萬物之自然，六四章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」，五一章「夫莫之(萬物)命而常自然」。自然者無待的反復運行之本然，爲道之道，法之法，式之式，故自然非普通所謂 nature 乃 Law of Nature 也。

……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(一四)

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(二一)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(三五)

大象無形。(四一)

……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(四)

象似無物而恍惚，謂其如飄揚之氣，未凝成形也；象非無形，大象則無形，猶制爲形制而大制不觀也。莊子寓言，應帝王中央之帝曰混沌，卽道也，混沌則形象之先，故老子謂道在象帝之先也。老子謂象爲無物爲恍惚，故天地有罔象其人爲黃帝索遺珠，淮南子人間作忽恍，皆用老子。大略言之，莊子內篇早於老子，故

老子承用其語，外難篇晚於老子，故承用老子。

象者，左傳僖四「物生而後有象」，謂象爲物象形象。象字在老子時已有物象之意，故曰「無物之象」。「大象無形」。其字經老子之援用，成一專門術語，而易傳卽以象說易。老子以「道——象——物」爲序，道爲無形，物爲有形，象介乎有形之間，是謂惚恍。此所用象字蓋指天象。左傳昭十七「天事恆象」，周語「天事恆象」，又「事大不從象」，注「象天象也」。樂記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」，系辭上「天垂象，見吉凶」，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成象之謂乾，成形之謂坤」。周禮太卜八命二曰象，司農曰「象謂災變雲物如象赤烏之屬，有所象似」。老子四一章王注「大象，天象之母也」。天象者變化之氣象也，若星雲雷電之變，忽現忽滅，故曰恍惚。系辭上「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制而用之謂之法」，象者出現也，尙未凝固成形，故象與形雖同而可分：（1）象爲天象氣象，形爲地形器形；（2）象爲出現，較暫；形爲成形，較久；（8）道爲形而上，物爲形而下，象在形而上而下之中。

與象之介乎「道」「物」之間相類者曰氣。莊子至樂「然察其始而無生，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；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，雜乎芒蕪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形，形變而有生」。是氣處形不形之間，雜乎恍惚，

與象同也。淮南子天文「道始於虛靈，虛靈生宇宙，宇宙生氣，氣有涯垠，清陽者薄靡而爲天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。」涯垠者恍惚，若有封界也。齊物論所謂「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」今以老子與淮南子所述，列式如下：

道——象——萬物

道——氣——天
地

此二式可併爲一式：

道——氣——物
象

十九 氣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（四二）
萬物生於道，萬物沖陰陽氣而成器形。構成萬物之氣，曰陰曰陽，萬物不能皆純陰純陽，必參合二者成之，故曰負陰抱陽。陰陽二氣，必沖和之混合成器，說文「沖，涌搖也。」故曰沖氣爲和。萬物必參合二氣而成。

而萬物所以成萬形萬式者，由於陰陽二氣參合之比重各異，猶「杖」上之天板地板可以移動而變萬不同之配合，成萬不同之天時，猶化學由不同數量之原子化成萬不同之物質。不同量之氣因不同之式，成不同形之器。萬物就其形成不同式之器而言，物乃器之一種表現也，就其稟受不同量之氣而言，物乃氣之一種表現也。氣者萬物稟受於陰陽而各得其不同量之配合者，是氣亦卽命也。

大宗師「道……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，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，」挈者契也，契合天地也。襲亦和合也。周語「三襲焉」注「襲合也，」荀子不苟「齊秦襲」注「襲合也，」淮南子天文「天地之襲精爲陰陽」注「襲合也，精，氣也，」又曰「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」注「襲和也，」小爾雅廣言「襲，合也。」案天地襲者，老子三二章「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」之天地相合。老子五二章「是謂襲常」二七章「是謂襲明，」舊皆釋襲爲習，非是，襲亦和也。老子一六章「知常曰明，」五五章「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」是「襲常」者和常也，「襲明」者和明也。

大宗師挈天地與襲氣母對舉，挈猶襲也，天地猶氣母也。和「氣」與「母」，猶淮南子「天地之襲精（和氣）爲陰陽，」老子「沖氣（陰陽）以爲和」也。老子淮南子所和之氣爲陰與陽，是大宗師之

氣與母猶陰與陽也。氣爲一大名，分言之爲陽氣陰氣，而大宗師之氣是陽氣。母是陰氣，氣對天，母對地。淮南子謂天爲陽氣地爲陰氣。是廣義之氣（如老淮所述者）包有陰陽，而狹義之氣爲陽氣，以母爲陰氣，如大宗師。淮南子又謂天吐氣而地含氣，曰「吐氣者施，含氣者化，是故陽施陰化。」狹義之氣爲天所吐之氣，而由地母含之。此以男女之構精象天地之襲精，故天施氣而地含之，施者爲氣，含者爲母。繫辭上「成象之謂乾，成形之謂坤。」象卽氣也，故氣爲象爲乾，而母爲形爲坤，母者，模也。今列氣母相當諸名如下：

氣 母

天 地

陽 陰

乾 坤

象 形

案上節述氣象與道物之關係爲「道——氣——物」本節又云「萬物就其稟受不同量之氣而言，物卽氣也。」今列式以明之：

老子不言性命，其所謂萬物復命，亦包含人類之命。本節云氣亦命也，氣卽氣數，其式如下：

道——命——人

此式與秦漢諸儒所述略同，中庸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大戴記本命「分與道謂之命，形於一謂之性」，淮南子齊俗「率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」，今列式如下：

道——天命——性（中庸）

道——命——性（大戴）

道——性——德（淮南）

以上述氣象，氣質，氣數三種氣，卽天地之氣，萬物之氣，人類之氣。老子尚有導氣之氣與志氣之氣兩種：

老子十章「專氣致柔，能無蹇乎」，莊子刻意謂吹呬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爲導引之士所好，「熊經鳥申」釋文引司馬云「若熊之攀樹，若鳥之嘯呻也」，引李注云「導氣令和，引體令柔」，是專氣致柔卽導引術中之熊經鳥申也。

老子五五章述赤子「終日號而不嗔，和之至也。」又曰「心使氣曰強，」是任氣則和，使氣則強，強者貶辭也，道德真經取善集引舒王曰「此強者非守柔之強，乃強梁者之強，」是也。余考道家言志氣帥心，而儒家言心帥志氣，老子此句正抨擊儒家也。莊子人間世「無聽之以耳，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，而聽之以氣，」孟子述告子之言曰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」其次為皆是「氣——心——耳（言）」孟子則曰「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……夫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，今夫騖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，」其次序為心（志）——氣——體。以心帥氣，是心使氣也。原孟子注重心之操守，故位氣於心體之間，以心節氣。道家視心與體同為物，而任情於氣，以自合於道。因其任情於氣，故重直覺，自然而去知矣。

二十 命

道常無名，無名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，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（三十一）

道之德之貴，天莫之命而常自然。(五一)

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。(一六)

古命令一字，莫之令即莫之命，此二字爲動詞。復命之命爲名詞，猶後世之言運命也。復命即歸根，歸復於其最初之元根。根爲萬物所從來，萬物所往歸。莊子言萬物出於幾入於幾，亦同。此根此幾，指構成生命之元氣，而老子之命非性命，乃生命也。生命反復，成物之先爲根爲幾，毀死以後復爲根爲幾，此即化也。此生命之流，在大化中，循環而不已。此與後世神仙家之求現身不死，異其趣矣。

芸芸，各本或作云云，或作賑賑，應以云云爲正。云即雲字，其義有二：一、衆多。說文「員，衆也」。「賑，物數紛賑也」。釋名釋天「雲猶云云，衆盛意也，又言運也運行也」。二、運旋。呂氏春秋園道「雲氣西行，云然」。注「云運也」。詩正月傳及左傳僖二十二「昏姻孔云」。注「云，旋也」。雲之爲物，紛賑而運行，故云云亦具此二義。云云猶混混，淮南子精神「混混然而往」，混混然猶云云然也。夫物云云者，萬物紛賑而運行，若雲之衆盛而運行，雲之爲物變易不定，忽而爲雨，雨又化氣爲雲，雲反復其根，萬物亦然。又紫字說文引淮南王「芸草可以死復生，芸爲復生之草故，芸芸亦有死而復生之義」。

云云與混混，古音相同，且凡具圍旋之義者，其上古音均相爲族類，今據高本漢漢語譜系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第五表所列，選其與本文有關者，錄之如下：

幹	kwan
九	g'wan
還	g'wan
寰	g'wan
環	giwan
圓	giwan
員	g'iwan
鉞	giwan
運	g'war
回	kiwar
歸	giwar
圍	kwan
輶	giwan
環	g'wan
混	g'wan
渾	g'wan
芸	giwan
關	kwan
闕	g'wan

由此可證從「玄」「昆」「震」「關」「員」「云」諸字上古音俱皆屬一族。

三二章舊讀作「民莫之令而自均」，今改屬上句，一名臣賓民諸字均爲韻；二、莫之令而自均者謂露也；三、以降甘露民卽以降甘露於民也；四、莫之令而自均與夫莫之命而常自然，句例內容皆同，去民字則文例方合。

又五一章命字，王弼以來諸本多作爵，爵者命也。論語先進「賜不受命」疏引王弼又後漢書李固傳注並云「命，爵命也」，漢書貨殖列傳集注引韋昭云「命謂爵命」，孟子告子上「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……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，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，既得人爵而棄天爵，天爵

膺天命也。人符者王命也，修天命而王命從之矣。

二十一 和

音聲相和。(二)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(四)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(一八)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……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(五五)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(五六)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；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(四〇)

和聲之和，朔義也。六親不和之和，引中義也。其他之和在此具一特殊意義。

老子曰「知和曰常」，「復命曰常」是「和」「復」「常」一義。五六章曰「閉曰挫，解曰解，背云去其差異，曰和曰同，皆云混而同之。故玄同者去異而成同也。和亦玄同也。萬物一氣，歸根曰常曰復命，

復命者復於一，反於同。使夫萬而異者復其初命之一而同，謂之玄同。或和。齊物論「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鈞。」外物「庖言日出，和以天倪……天均者天倪也。」天運「太和萬物。」凡此「和」均具同義。齊物論「道通爲一」之通。和者通者同者玄者，使萬物由分而合之作用，其已達到此境界者曰混沌。樸曰道曰一曰玄同。

和有正反兩方，自萬物而同而爲道，此和卽和光同塵之和。萬物↓和↓道。反之，自道和合而爲萬物，此和卽沖氣以爲和之和。道↓和↓萬物。今述後者。自道而和而物，詳分之，尙有一手續，卽上節之「道一氣——」也。氣者陰陽也，自道而和之間必經陰陽，陰陽者所以成和之本質也。老子「道生一」一卽道通爲一之一。「一生二」二卽陰陽（或有無，或天氣地氣）。「二生三」三者陰陽兩者和合成諸三物也，三者和。「三生萬物」卽和生萬物。鄭語述鄭桓公時史伯曰「夫和實生萬物，同則不繼，以他平他謂之和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。」以他平他而生萬物，他他卽兩不同之質若陰陽也。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」謂萬物稟受不同量之陰陽（卽他他）調和成物。呂氏春秋孟春紀「天氣下降，地氣上騰，天地和同，草木繁動」亦謂陰陽二氣和同而萬物滋生也。田子方「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，肅肅出乎天

(應作地)赫赫發乎地(應作天)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又春秋繁露基義「物莫非合，而合各有陰陽」所述亦同。淮南子道應「田駢所稱者材也，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，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」此和係前者之和，卽和光同塵之和也。今列式如下：

道↓一↓二↓三↓萬物(老子四一)

陰陽↓和↓萬物(老子四一)

陰陽↓和↓萬物(田子方)

他他↓和↓萬物(鄭語)

陰陽↓合↓萬物(繁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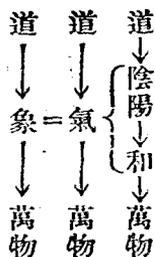
天氣↓和同↓萬物(呂氏)

道↓和↓陰陽↓(雨)↓林↓材(道應)

前六式可併爲一公式：

道↓陰陽↓和↓萬物

此式與前兩節所述之式，實無以異，此詳彼略耳。



故氣者象者，謂陰陽二氣之和合也，大宗師之襲氣母，淮南子之天地之襲精，皆謂和氣也。

和與化有異。上節言氣與物之關係，氣與母之對立，狹義的氣（即陽，天，乾）施氣吐氣以合成萬物；母（即陰，地，坤）為器物之模胎以含氣化氣。故氣者主動的以萬物氣質，和合以付子萬物；母者被動的接受氣所予者而含化之。陽施陰化，猶男女構精，男施精（氣）於女，女受之而化焉。故氣者，陽者施於母而和之；母者納氣所予之和而化之。化者生也育也。易咸象「天地感而萬物化生」，繫辭「男女施精，萬物化生」，樂記「和故百萬化焉」，周禮註氏「若欲其化也」，注並云「化猶生也」，素論五運行大論「在地為化」，注「化生也」，又天元紀大論「物生謂之化」，呂氏春秋過理「剖孕婦而觀其化」，注「化育」。考古化字從人從倒人，故荀子正名「狀態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」，如氣化為水，水化

爲氣，狀變而實不異也。繁辭虞注云：「在地爲化，」在陰稱化，地化與天變爲對也。

老子三十七章「萬物將自化，」五十七章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」化者生也，自化自生也。莊子屢用化字，曰物化大化一化萬化，與老子義略同，此不詳論。蓋萬物在道中，只是化而已，道爲大化，物爲小化而可以自化。生死亦化，死者歸根復命，由此化彼也。道與萬物，化而不滅，此所謂常也。

二十一 中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(五)

齊物論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我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，道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」得其環中者，是非如環，相爲是非，立乎環中，則等視是非，如立於圓之中心，對邊之任何一點，皆等長也。莫得其偶者，廣雅釋詁四「耦，二也，」不偶卽不二，謂齊一彼此也。偶又假作隅，太玄周「周無隅」注「隅，方也，」莫得其偶謂周而不方也。道樞者，說文「樞，戶樞也，」易繫辭「樞機之發」注「制動之主，」釋文「樞，門臼也，」鬼谷子飛箝「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」注「樞

所以主門之動靜「管子水地」注「樞主運轉者也。」又樞言注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。」漢書五行志下之上「視門樞下當有白髮」注「樞，門扇所由開閉者。」素問陰陽離合論「樞者所以主動靜之微。」由上各注，知樞者門扇之樞所用以安置之門曰，以司轉運門扇開閉動靜者也。門扇之樞置於臼內以旋轉，故門轉而臼爲中樞而不動，所謂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。戶樞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，道樞卽立乎道之中極如戶樞之立中極者，故道樞亦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，樞居中故曰環中，故曰無窮也。

老子之守中，卽環中之中，卽「道樞之中」故守中而無窮矣。此與儒家之中異，儒家之中爲折衷，爲直通之中，卽於一直線上守其對折之中點也。

甲骨文「中」字之初形作，從干上有旂，旂也，從旂在○中，○環也。故中者建中之旂也，唐蘭曰「古者有大事，聚衆於曠地，先建中焉，羣衆望見中而趨附，羣衆來自四方，則建中之地爲中央矣。」案甲文此字，本象旂在環中之形，卽有中義，卜辭屢有「立中」之語，又有「立旂」之語，見殷虛書契萃編五片，或卽號衆之謂。中爲環中之旂，故有動搖義，說文「沖，涌搖也，從水中聲，讀若動。」

中之性質有二。一凡運動旋轉必有中軸，然門轉輪轉而軸中不動，故居中者所以動而不動也。二凡中者謂彼與此之間也，之間謂占有一地位，然「中」之中果有地位則不能爲中，中爲一不據空間之中，故中有而不有。

如何能居中外動而不窮？老子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」，謂立於不動不有之中位，以觀萬物之起而復歸也。虛極者，虛中也，極謂爲中。廣雅釋言，詩思文氓園有桃毛傳，周禮序官「以爲民極」，注，周語「無不得其極」，注並云「極，中也」。靜篤者，靜中也，篤段作督。養生主「緣督以爲經」，郭象注「順中以爲常也」。釋文引李注云「督，中也」。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同馬注云「督，中也」。虛極，虛中也，言「中」而不有，二八章「復歸於無極」，無極卽虛極也，靜篤，靜中也，言「中」而不動。

道「生而不有」，此有而不有也。老子萬有生於無，道爲無而生萬，有此不有而有也。莊子言無用之用，老子言「無之以爲用」，皆無用也，卽「不有而有」之用也。不用者，虛也，弱也，無也，盅也，靜也。中以虛無爲用，故說文「盅，器虛也」。老子四五章「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」，四章「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」，沖與盈爲對，沖卽虛也，道沖而用之謂「道中而用之」，卽用中道也。老子此二沖字皆言用，此用沖也。老子「窮

者道之用；此用弱也。老子十一章「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；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」此用無也。凡言用沖用弱用無必明著「用」字，此意「沖」「弱」「無」三者並非無有，實爲未曾消逝之勢能也。勝於實者壯者有者，凡物未曾發展，卽未曾用，卽大可用，反之，凡物已經發展爲實爲壯爲有，卽已經有用過，而漸趨衰亡。老子曰「物壯則老。」老子處不爭之德，故處「弱，下，虛，少，……」非僅謂此可免於爭也，而「弱，下，虛，少，……」實爲未曾發展之勢能也。

轂者，三十輻所湊聚之中空以容軋者也。考工記輪人「轂也者以爲利轉也。」注云「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。」轂之以無有爲用，猶樞之以無有爲用，轂樞皆中空以利轉，皆用靜以爲動之本也。

老子五章「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」不屈者，不竭也。荀子榮辱「俄則屈安窮矣。」注，王制「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。」注，禮論「物必不屈於欲。」注，管子心術「虛則不屈。」注，淮南子源道「愧兮兮用不屈兮。」注，呂氏春秋慎勢「堯且屈力。」注並云「屈，竭也。」虛而不屈謂不有而有也。虛與動並稱，虛卽靜也，故虛極與靜篤並言也。

上述老子中道，及守中，用無，而守中與爲後皆老子處世之態度也。守中爲後皆是中道，守於環中以應無窮謂之「守中」是處身於是非之外，以洞觀世界「爲後」則入於環流，處不爭之位，以因任濁世。故守中出世而超然，爲後入世而因循。用無用沖用弱，用虛，則此「中道」之應用也。養生主「……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」此用中道之謂也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(* 151088 渝熟)

老子分釋一册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叁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作者 陳夢家

重慶白象街

發行人 王雲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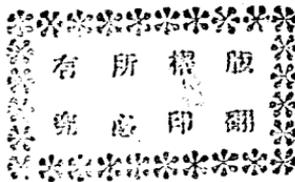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重慶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圖書

日曆



版權所存 翻印處

10
752943
(1)

752943
(1)

